

文282.4312

182

25



已畦集卷之十八目錄
傳

馮兼山孝廉傳

曹吏部傳

何都諫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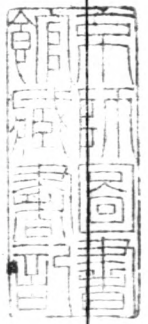
張處士傳

平湖孫郭過趙傳

董畫人傳

陸大令傳

顧東里傳



沈靜誥傳

林屋勞山人傳

周太學傳

柏堅傳

從姪文學韓奕傳

巳畦集卷之十八

吳江葉燮 星期

馮孝廉兼山傳

馮孝廉兼山諱洪業字茂遠別號兼山平湖人也
 曾祖諱汝弼工科給事中劾吏部尚書汪鋈降調
 有聲明嘉靖朝祖諱敏功河道叅政勤勞卒於官
 卹贈太僕少卿父伯禮舉人自太僕以下系無旁
 支孝廉君襲祖父遺業家累數萬金歲息亦萬計
 家僮三百人孝廉君好義無不為宗族中表賴以
 舉火者恆數十家醫藥濟人歲千餘金萬曆乙卯

舉於鄉兩上公車報罷遂不復行築園於城北七里名耘廬其廣爲畝三百周遭浚池如濠沿濠內岸樹雜木編爲籬厚一二丈如城於籬內復周遭浚池如城內濠外濠有板橋跨於籬人往則布橋度則撤其板籬爲竹門南北各一門設柝客至鳴柝則內濠舟出以迎蓋至園必絕兩濠渡方得入其內爲連山複嶺人行其間如在絕谷中植梅三千築臺其中屋名雪窖植海棠千爲層巖屋名海棠巢植桂二千爲徑左右折爲桂香徑馴舞鶴三十餘每於宛樓上擲果空中羣鶴翱翔以赴爭啗

長鳴聲振山谷此其太較也園築於明天啓壬戌孝廉君優游其中者四十餘年以卒維余祖妣馮太宜人往來耘廬歲必再歲乙酉先虞部爲浮屠於杭皋亭山之僧舍孝廉君以爲念迎先虞部住耘廬衣食之兩歲先虞部卒於耘廬凡含殮之事纖悉皆孝廉君力也越兩年余館於孝廉君家攜家往焉旣余兄弟先後死遺寡孤男女十餘人孤妹三人長者未十歲幼在襁褓迫飢寒孝廉君計口而授之食人歲銀四兩米四石合銀米歲計百孝

巴野集 卷十八
廉君卒乃已可謂難矣孝廉君卒年七十八無子
族中訟無虛日存業不過什四五兩嗣子分有之
孝廉君之風盡矣

論曰世衰道薄周親同於秦越人久矣若孝廉君
好義周急有爲人所不肖爲者可不謂難哉自再
上公車後絕意進取明崇禎朝有言路特薦孝廉
君於朝例應授知州孝廉遜辭謝免優游泉石以
老其亦幸矣孝廉君能詩文注易義二十卷皆失
亡天之與之者可云厚而獨靳其嗣何歟

曹吏部傳

君諱元方字介皇浙海鹽之淳風里人也始祖勳扈
宋高宗南渡官至太尉諡忠靖遂居海鹽至祖嘉
謨明萬曆辛卯舉人羅山知縣稱循吏父履泰天
啓乙丑進士歷官兵部右侍郎以忠義直節著聞
君幼穎異有至性爲兒嬉戲俱有禮法稍長爲文
輒冠其曹一時知名士交推重之崇禎壬午舉人
癸未進士會北都亡金陵建國授常熟知縣時大
學士士英擅國政政亂先是侍郎與士英以事嘗
同繫西曹有舊至是有薦君署職方司事者士英

亦藉君名冀往謁附已君訖不往上疏言願遵定制補外吏語侵士英士英怒卒與令常熟常熟爲吳中煩劇邑最當金陵草創所在兵與民交狃無寧畧君措兵餉惜民力俱帖然邑稱治金陵敗君弃官歸先是侍郎獲譴謫戍適歸里君父子以謂於義不可晏然以居君先變姓名間道入閩至建寧謁隆武主卽授吏部文選司主事進驗封司郎中頃之侍郎亦由海道至卽授太常卿進兵部右侍郎父子俱以忠義激發間關來一時咸偉之當是時大帥鄭芝龍久以桀寇內附前朝崇其秩號

姑息爲養驕至是益甚志叵測君抗疏自請出視江上師閱封守欲從外爲重內計得召對加御史銜賜白金君揮涕以行至浦城則江上潰兵接踵狼狽下王師繼至君倉卒行計後圖侍郎從隆武主趨贛州遇王師投身崖石下絕復甦昇至僧舍免頃之侍郎轉輾至浦城父子得相見侍郎疾甚乃先歸旋卒於家君聞乃亟歸微服挈母夫人及妻子行寄食旅舍中久之事稍定淳風里故居已燬於兵卜居硤石邨築草堂自號耘菴以老卒年八十有二初侍郎在崇禎朝以給事中上疏

忤大閹王永祚下獄君時爲諸生自家門蒲伏數千里出入犴狴間內則怡顏以慰親心外則搶頭呼籲諸在位者晝夜號泣訴寃人咸爲感動侍郎卒得減論謫戍君之誠有以致之也及甫登仕值革運流離奔赴吳越閩海間瀕死而不辭蓋君之於家於國患難交迕子與臣俱能爲其難者如此卒以獲全天也晚年杜門著書嘯咏泉石三十年君之志藉是以爲末計矣君之配及子女詳曠志此不列列其大節之可傳者

贊曰士生輓近之世往往與世俯仰隨所處謀旦夕計斯已矣夫士固有志無論志之能伸與不能伸但隨其力以聽之時與命可矣吏部君當艱難之會舍安而就危却易而爲難觀其志與流俗之所尚者異晚年退而學道蓋有得於中庶幾希聖人之仕止者歟

何都諫傳

都諫君何氏諱金蘭字相如系出晉無忌後宋南
 渡時徙居京口之清風橋自九世祖彥澄公以醫
 名世受知明仁宗官太常寺卿賜御札凡三十六
 道稱彥澄而不名數傳至都諫君考諱應仕博學
 有文名 國朝順治八年以明經

廷對第一授推官改授永嘉知縣崇祀永嘉縣名
 宦都諫君生而穎異甫就塾過目成誦不忘稍長
 為文數百言立就年十八補弟子員隨永嘉公之
 官所永嘉為浙海陞盡處山連八閩綿亙千里

山寇交窟其中。王師進勦當水陸衝介外內。未
裏腹心地羽書交馳所需如蝟集永嘉公優游以
理事集且辦都諫君克勦力也永嘉公解組歸都
諫君昏晨定省無弗至益肆力文章聲譽日起已
念屢試不第無以慰親心遂出門徧交當世知名
士以助學業已酉舉於鄉庚戌成進士

殿試二甲第一大學士益都馮公歎賞惜不得列
首甲都諫君獨私喜曰吾親春秋高獲歸侍養吾
願畢矣遂歸連遭父母喪葬畢投謁授浙桐鄉令
桐故巖邑境與太湖接壤羣盜藪其中自逆藩亂

後大盜由太湖出沒縣境白晝入村落縱掠有司
莫誰何君至訶得其主名以計擒其魁伏法餘賊
盡解人咸驚其才而服其智辛酉入浙闈時湯公
斌以名儒爲總裁屬都諫君領房每得卷必諮而
後定榜發慶得人學宮圯倡葺之力署旁建南薰
堂與諸生論文課藝其中原本六經爲實學凡首
拔士先後登

朝踵接也折獄人無遁情爬梳宿蠹勸民敦本業
春夏勸農課蠶身歷封內殆徧嘗賦課蠶詩八章
有云殷勤父老桑間語不是當年蠶食時人爭誦

巴野集 卷十八
之以卓異舉最

賜蟒服行取去邑之日父老子弟皆焚香攜酒醴
送至數百里外舟相屬斑白者詫未經見

御試

太和殿授工科給事中簡主試山西進戶科掌印
給事中每

廷議不隨俯仰建白不避嫌怨如請停各省本色
嚴軍政沙汰重知府陞授酌海關額稅稽各營虛
伍俱得 允同列言官受

上知惟都諫君最人謂君聲望日益隆且大用竟

疾卒於 京邸無不惜之君為吏則廉以恕盜息
而民安校士則公而明程度不爽尺寸居言路則
敢言裨實政若假之以年竟其學大其施當不讓
古人亦可無愧於為人臣者矣君事親孝與人忠
處親族有恩義於倫尤克盡乃橫逆來自同氣君
素無疾忽憤發滿塞不移時卒其為人倫之不幸
矣乎君少工詩古文辭有集行世子五人兩滿恭
康叅咸力學自奮稱善繼述云

論曰余與都諫君忝為同年生然交好實在先不
自同年始也余座主為今丹徒相國故時時至丹

徒至則必與君欵曲見君肆應才深沈有智而氣局闊大知其巖廊偉器不獨爲我同好生光且將衣被宇內惜乎不及中壽不大展其用可勝悼哉至其入告諸疏愷切彰明可以裨世可以傳世另集梓行故傳中不具錄云

張處士傳

處士姓張氏諱孝思字則之江南丹徒人也曾祖諱柏贈光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祖諱觀宸文學父諱畿明經處士幼有高世志十八補弟子員志不屑也即罷去慕陶元亮倪雲林之爲人自言生平有三癖潔癖茶癖法書名畫癖其潔癖不獨服處飲食事物不使有點塵微滓遇市井俗子逐臭夫畏遠之不啻穢帶蜂蠆或其人稍同片晷輒作數日惡視人之蓄鱗甲含機械皆與於不潔之甚去之惟恐不速故喜獨坐簡交遊屏囂雜嘗咏杜

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自全其潔并自全其
懶故又自號曰懶逸也癖者謂天地間物無不隨
時隨境隨俗而有變遷茶何獨不然陸羽茶經有
古所宜而今未必宜有今然而古未必然茶亦有
世輕世重焉其嗜茶也出入陸氏之經酌古準今
定其不刊之宜神明變化得乎口而運乎心矣善
別水性處士他往必以已品定之水自隨能入其
室而嘗其茶者必佳士也其法書名畫癖上下古
今差其品第辨其真贋若燭照計數毫髮不爽家
所藏甚富聞某處古人真蹟或碑版搨印遠百里

或數百里千里必欲得見之都自忘其懶奮勇以
赴得其真輒畱連忘寢食不能去處士書法甚工
願學者晉晉以後似不屑人得其片紙隻字同拱
屏畫蘭竹得趙氏筆意不輕作故世傳者不多處
士時時吟詩獨喜陶餘亦間涉略總寫其自得之
趣不似世之競唐獵宋種種畦畛蹊徑也重然諾
輕長物親知以急告傾橐弗顧也祖父故雄於貲
處士弱冠時亟請於父出數千金買義田十餘頃
效范文正義莊故事以贍宗族性不喜濫交遇知
已同好則流連欵曲必盡致卒年六十子四其次

龔字禹邨善讀書工書畫名重於世濟美焉
論曰予與處士交生平未常見其疾言遽色與人
言娓娓引人於勝人謂處士似晉人夫西晉諸子
崇尚虛無其中不淨王衍輩佞人而不知義者無
論矣東晉劉真長許玄度輩間有可取庶或似之
然無處士之雅量何足以擬哉處士慕元亮雲林
之爲人庶幾得之陶可無遺憾若倪者其量狹隘
未足以高世而處士遠矣

平湖孫郭過趙傳

余於順治辛卯假館於平湖馮氏因攜家往辛
丑復歸分湖舊居居平湖十年所與交者年或
長幼於余不等皆讀書大雅之士尤投分者爲
孫子元襄郭子臯旭趙子天來過子吉雲四君
皆氣誼中人也余在平湖卽哭元襄之喪歸後
往哭天來吉雲之喪至康熙庚午哭臯旭之喪
於蘇郡城元襄臯旭長於余天來吉雲少於余
三十年間俱化爲異物而余蒼然白首尚在人
世可回想耶作四子傳以紀其梗槩時康熙壬

申春暮也

孫明經元襄名之琮杭之仁和人平湖孝廉馮兼山之甥依舅氏移家平湖爲平湖人祖某父某皆績學不遇元襄爲人磊落慷慨有氣節明季拔明經謝不欲出讀書無一日撤談古今事皆有原委作詩不唐不宋適意而已四十年前詩家尚盛唐元襄獨好陸放翁詩此時詩家風氣尚未宗劔南元襄自出真好非今日之隨聲附和比也嘗披襟高吟行於市中誦放翁小樓一夜聽春雨淡巷明朝買杏花之句聲震闐闐行者屬目皆以爲怪物

性厭齷齪瑣屑輩或有在坐元襄必違而去之常曰人貴相知拘形骸便非吾輩客來屑屑賓主寒暄元襄則俛首不顧晚年貧益甚身賣藥市中傍若無人偶往杭遂卒於杭歸葬平湖北門外有詩文若干首子睂光諸生有才名能繼父業

郭明經臯旭名襄圖父諱紹儀明天啓乙丑進士監察御史臯旭能文好交遊性倜儻豪俠年十三四卽與江浙諸名士爲文章意氣交千里內聲氣六應御史貽產萬金諸名士往還飲食無虛日歌舞絲竹六博倡優時時徵逐夜常繼日以爲樂人

告緩急亦不以偶乏辭產亦稍稍落乙酉冬忽泛舟於海由越泛閩暮年歸一日殺其仇於市吏捕急爲浮屠潛吳之山中久之赦得出臯旭於明季爲明經選至是弃浮屠復爲明經家業蕩盡無餘徧遊燕齊楚粵鬱鬱不得志晚年僑居蘇郡城中嘗過余草堂窮交四十年白首對談往事如夢而臯旭志慮亦少衰矣竟卒於蘇城無子以女之外孫鍾健爲嗣有詩若干首

過文學吉雲名澤高大父諱廷訓明萬曆甲辰進士官至應天府丞父銘孟諸生吉雲幼孤性至孝

爲人寬厚好義生平無疾言遽色家累千金十年之間以好義立盡不免飢寒讀書刻苦自勵其學默成於內未嘗幾微自裸與人文必誠信踐然諾不失晷刻古之篤實君子也遊嶺南再歲歸益不得志竟以窮死年四十

趙文學天來名泐祖諱維寰明萬曆庚子解元父諱韓諸生父子皆有文章盛名世稱爲無聲退之兩先生也天來世其家學才藻橫發不可一世其爲詩於六朝唐宋無所不貫能折衷而取裁之一句一字苦吟以求其是至忘寢食性落落不與人

合非其好終日無一言遇同儕卽議論蜂起然議論時有迂僻人笑之則愈自是銳進取輒躓於塲屋發憤嘔血卒年三十有六

論曰士風不振行己有恥已不易見求其文行相當免於驕吝斯亦可矣此四君者其尚有古人之風哉孫君之高致邁俗郭君之磊落諧世過君之質有其文趙君之華副其實皆能無媿於己而善與人交久而益信咸不得一遇鬱鬱以死沒世無有知之者余故一一表而著之以見如四君之所就而不傳者可勝歎哉

董晝人傳

董升字晝人上世居海寧爲望族高祖某婚於嘉善就家焉爲嘉善人曾祖考三世俱儒生董君幼有大志性倜儻任氣節常慕陳同甫之爲人爲諸生意殊不屑屑也明季天下多故董君喜談天下事輒目張髯奮語久不少懈有或人不知董君者在坐竊問人曰董君受何人不平事而顧爲作色語乃爾耶坐客無不大笑董君才甚敏爲文頃刻數千言洋洋皆當事理所交皆四方名士如蘇郡楊維斗丹徒錢開少貴池吳次尾以意氣相得也

家極貧郡邑長令重其人與文一歲所贈有至千金者輒散之昆季朋友立盡或勸之少畱時不繼董君笑謝之曰使我早聞若言爲富田舍翁久矣以五經分授邑後進多有成業者醉後嘗大言曰人恨無死所耳此外更何慮聞者皆以爲狂酉戌間一旦弃家浮舟而去不知所之或曰死矣或曰爲浮屠云所著有十三經疏義古樂府共若干卷其子容藏於家

論曰余童子時卽識董先生先生年未四十其意氣之盛自比於陳同甫亦庶幾近之哉惜其不值時而沉淪與草木同腐可悲也董先生之子名容字介休能文章少有盛名而坎壈殆又過於乃翁命也介休幼受業先虞部之門與余誼非泛常者余悲董先生之事又得之於介休故爲傳以紀之



陸大令傳

君諱楸字林士號匏湖浙平湖人系出唐宰相陸
宣公贄後有明時諱某始筮仕爲程鄉令至君之
考諱某號芝石以君貴贈文林郎自程鄉公至君
凡九世咸籍名於朝或贈或仕爲顯官君幼有異
質讀書數行下挺然特立不肯與世俯仰爲文章
獨抒己性其操觚與行已及交遊無一事肯猶人
常曰我寧不合時宜與世枘鑿毋隨俗波靡爲楚
三閭詹尹所笑自少發憤從事經世之業希爲編
簡可傳人年迫強仕志悒悒不得遂喟然曰我之

屢奮屢蹶命也尚闔戶作咿唔聲不亦丈夫之恥乎即出而小就稍稍有建立不猶愈鄉里小兒曹耶遂籍明經筮仕得令直隸之盧龍人咸以此地當山海衝迫塞垣車騎旁午兵民雜揉難治爲君憂君曰不然使我得腹內善地日事簿書錢穀爲逢迎何異芻豢之待養於人乎此地皆古人樹勲立業地我一令耳何能爲庶覽其陳迹揣其經營亦勝讀十年書矣至則戢兵安民鋤強橫蘇困弱賦入而閭閻晏如也邑爲古孤竹國君每登其壘憑覽興懷見古今戰場處慨然於成敗興亡之所

以然且曰自此以北曹瞞征烏丸所由道也時無漢武唐文使奸雄得肆其志乎爲憤然者久之歲餘以事罷去去之日傾邑攀轅遮道如違父母遠近皆以爲百年來未見未聞事也歸里後杜門不與世交遊君生平立言貫串經史身心體其中二氏之學罔不窮究游翔辭賦以及元人詞餘亦切其聲韻曰此亦夫子與人歌善反歌屬和之一端也書法及画俱甚工然亦不屑屑爲也疾革爲詩別親友以卒年六十四子二競烈定烈皆以文章名於時

已明集 卷十一
論曰余與林士早歲為通門交見其不苟言笑其
有言無不傳誦為知言古之慥慥篤實君子哉恤
乎十不展一為同好所歎也所著甚富讀其書可
以知其人矣

處士顧東里傳

處士顧諱大綱字君常居葑溪東里自號東里子
先世居長洲之埭溪曾大父有號在田先生者諱
皋明經隱居不仕移家天鵞溪上所稱鵞溪顧氏
也孫諱惟邦生處士君處士君幼有大志磊落倜
儻有古豪士風居恆拊髀曰生不能以七尺軀馳
驟中原徒為牖下守章句何也於是旁游六藝以
寄託其志概藝必造精善射能挽強嘗操弧挾矢
馳逐郡西諸山一日獲一兔二雉觀者壯之工書
法唐宋諸家悉挾其奧興至則作大字徑尺淋漓

懷袖俗子求之終不可得也尤嗜弈與客對夜繼
日不倦晚好釋氏學手書五大部而處士君之志
慮亦少衰矣處士君既無復求知於時有時溷迹
博徒酒人間侶耕釣借緇素優游以老生平事親
孝臨財廉見義則忘其命以爲之卒年六十五子
藹吉才名冠吳下與余爲通門交故得處士君之
概如此

論曰嘉興曹侍郎秋仁

生嘗有贈處士君詩曰

一壑松風不可尋枯基二百坐來浚箇中甲子渾
忘却閑寫柴桑一片心則處士君之所寄可謂浚

矣觀其雄心銳志既無所售而託之藝事豈所好
哉至君之家庭天性見義必爲有過人者豈徒日
爲狂士之豪者與

沈靜語傳

沈斑號靜語浙秀水人也高祖諱玄華嘉靖丙戌進士官大理寺卿曾祖某祖某文學父諱治爲名諸生好學杜門善畫山水摹元人四家得其神理有聲吳越間靜語資性敏捷倜儻有志略不肯屑屑俯首舉子業慷慨尚友古人嘗言人生古人千世百世數十世之下欲尚友千世百世數十世以前古人讀其文章攷其德業可得其爲人矣然於古人性情之所寄好尚之所偏微在一事一物一藝於製器尚象筆墨手腕間無不可見古人面目

此夫人之所忽而我能致其心思耳目覺古人無
日不與我投契相對於是北走燕趙南泛湘湖訪
古證今旁按曲討所至大夫士咸願見之戶外屢
恆滿靜語居塵市間家屢空然入其室滿目三代
鼎彝及秦漢唐宋元明古人名蹟燦然不可名狀
蓋等南面百城樂也靜語負意氣重然諾人有求
常忘其身之貧以赴之故里中稱慕義者必曰沈
生云好吟詠佳處能合古人性愛客即朝餽不繼
坐上客常滿客至或信宿旬日靜語意不倦也有
目靜語為狂者靜語亦欣然自負云

論曰士生古人之後欲幾古人之三不朽者不綦
難哉苟志慕古人之一端以託其所尚而淡求之
亦庶可不媿古人矣靜語雖侗儻好奇之士乎乃
其事親於養生送死有為人子所難能者靜語之
能篤其本豈末世之徒驚於外者所能比哉

林屋勞山人傳

山人名澂字在茲蘇之西山人也家世浙西甲族
祖諱某遷於蘇爲吳人父諱某有隱德山人好讀
書工詩善繪事自幼性好竒慕屈子之遠遊欲以
遊見竒其胷中有勃勃不可遏之氣其竒遂橫出
而不知所止每以謂人生六尺軀天地間一粟耳
知經而不知權蹈常而不能變足不踰閩又烏知
天地之變態人事之錯忤終其身鄉里小兒已矣
且夫竒莫竒於天地天之日月風雨地之山川草
木皆至竒也山人欲窮天之所秘歷地之所異皆

以身試之而志卒不可得也觸於目感於心一在見之而爲詩一在出之而爲画性好遊湖長江泛洞庭經雲夢涉湘灘由涪水嘉陵以徧黔滇之隩五嶺百蠻七盤九折無不身歷每至阨塞關隘陣石鳥道慨然於得失興廢之故不覺泣下沾衣仰天而歎曰無怪乎阮藉慟哭楚漢戰場處也孺子乎吾將起九京而問之遂徧遊南荒萬里二十餘年興盡歸吳絕口不談天下事時於詩画寓其遊觀之概杜甫有云元氣淋漓絹猶溼也山人嘗與友人遊吳中諸山一日登莫釐縹緲兩峰四顧喟

然曰此遂足雄長三吳乎豈江以南無削成萬仞使汝培塿成名乎退而授館一廛課生徒以糊口嘗曰昔嚴君平垂簾講易猶未免乎好名我則異是晚年仍入西川以老

論曰昔人茹芝採藥利用遯者宜無所見於世矣而其名卒以傳豈其矯世絕俗而猶未盡忘乎世者哉山人足跡半天下奇在不忘乎世旣而蕭然環堵之中山人之奇又在能忘乎世吾嘗讀其詩觀其画而見其爲人不必有茹芝採藥之迹而意思深遠矣

憐之曰彼疾且死姑聽之君益爲憤悶不可支時
時躍赴水同行者益懈君乃得逸歸晝伏夜行半
歲始達家君少習經生言及經患難乃慨然曰男
子生不能濟危扶困爲世有益人乃持三寸管曳
衣裾與鯁生進退趨趨可哂也遂棄其業益治生
權絀羸居奇悉織鉅息恆過母君曰今而後稍得
償我志矣中外戚及里中窶人待以舉火甚衆里
中有大豪爲其先作兆域其傍則孫氏之封豪欲
侵之以財凌孫氏使售孫之父葬且十餘年矣將
遷其骨孫孤子偕孀母事急將赴水火殉朽骨君

聞之曰無庸乃夜益市酒脯爲百人具旦悉召其
鄰長幼飲之酒令隨孫母子衰經匍匐跪拜邑之
衢四達中時天大雨衢溢孫母子陷淖中號泣呼
曰天乎孰有如豪之戕人之親以自封乎孰有如
豪之斲人親之骨俾其家無遺類乎孰謂死有知
而不訴於帝乎百人者從而和之聲震闐闐市人
觀者如堵咸咋舌有泣下者豪大驚亟使人謝孫
曰初無是誰爲此言者當法之事遂已君之爲人
謀而勇於義類若此君旣殖計稍稍致千金益好
禮交當世諸名士諸名士亦益歸之當事習聞君

名凡地方利弊往往咨決之邑以鄉飲賓請君曰
我以布衣持籌當事之前顧不重耶奚必濫此爲
謝去之生平爲人排難解紛拯人於危急不可屈
指計其古魯連之流歟卒年七十子一維翰國學
生能繼父志里中咸謂君有後

論曰予年三十時寓居當湖者十年與蘭生爲比
鄰所以知蘭生者至矣蘭生誠不愧古人哉距三
十五年歲丙子至湖邑而蘭生已爲異物其生平
之槩猶歷歷在目欵欵久之其嗣君向予曰微先
生孰能傳之予故錄其生平梗概可以風世者而著之篇

柏堅傳

柏堅者楚人也氣性剛勁以風節聞於時其先世
顯於三代之初夏后氏定九州聞荊州柏生才特
命荊州牧貢之廷於是擇其宗之賢者歲貢之不
待錫命以爲常皆得其用以勝任稱其後有仕於
殷者殷王嘉之以其才品可衛社稷養之壇壝間
尊崇比於鬼神又數傳至堅堅自幼即能樹立好
居深山巖壑間恆獨立長吟宗人知其處每來從
之濟濟然皆有節概少與徐州鉛蒿友善所處必
竝居如伯仲訂歲寒交不諧世世益竝稱之戰國

時諸侯不下士士以柔媚取容者進堅骨鯁自負
每笑若輩華而不實於是遯跡自晦不至諸侯王
之廷秦有天下以堅之先世與秦同出有詔召堅
堅益遠匿不赴始皇東封泰山以鉛嵩向有聲徂
徠間與王喬羨門之屬交往於是令嵩從東封冀
仙人可致嵩至泰山能以術捍蔽風雨始皇喜封
嵩爲五大夫堅聞之笑曰嵩挺然稱丈夫外直而
中易敗其足恃久遠乎 甘爲人作牖戶計蔽風
雨得封處士盜虛聲我 與之割席矣遂潛迹不
出其後漢武帝聞堅有梁棟才可爲廊廟用遣使

至堅所居山徵之時建章宮殿尚未營建堅至竦
然植立殿廷武帝嘉其動中繩尺命居上坐羣臣
皆拜其下帝自賦詩令羣臣皆屬和聯句一時傳
爲盛事後世七言體詩所自始也久之漢宮災時
有越巫忌堅至毀堅爲灰燼之餘不足復用方糞
除灑掃殿廷時堅忽不見相傳堅已千歲殆仙去
云其後有人見堅於蜀之孔明廟前其肌膚如青
銅不復似人疑爲鬼 刃後遂不知所之其子孫到
處多有皆不顯居中嶽二室間者皆能自立久而
不改其操世往往稱之

已思集 卷十一
論曰士君子立身行已處波靡震蕩之日若堅之外剛而中勁其樹立可以不朽蓋獨行之有操者歟不遇於秦皇而受知於漢武不可謂非厚幸矣而遭時不偶厥功毀焉卒中細人之讒豈非命歟然其子孫能守先型代有聞人非其植基厚而流光遠歟然則處末季而能不隨俗以汙免於速朽之誚亦可以風世而人知所宗矣

已畦集卷之十九目錄
傳

姜烈婦傳

項母鍾曹兩孺人合傳

姚母萬孺人傳

兩不妒婦傳

陸節婦嚴氏傳

已畦集卷之十九

姜烈婦傳

吳江葉燮 星期

烈婦趙氏鎮江丹徒人趙世文學稱詩禮家氏幼以淑德稱賢女歸於姜里中稱賢婦順治乙酉五月王師南下鎮郡奉檄即納土民不知兵父子夫婦相保自明以來且三百年至順治己亥本朝定鼎逾一紀是年七月海賊揚帆驟抵郡城下闔城張皇甚既承平久民不習避賊計或謂賊必不久畱即旦暮去且拄戶作幸免計或欲父母

已明集 卷十九 二子草堂
妻孥盡室竄以避之趙氏慨然謂姜君曰俱無庸
避寇宜分不宜合若相守以居賊至必闔戶俱盡
偕行遇賊賊必甘心於我君怒必忤賊賊刃且先
及君我死無益君也不若我與君分所往君男子
耳易免即彼此不能兩全猶幸存其一則姜氏一
綫未亡也姜君然之氏遂扶其姑負三歲襁褓以
行出南門則賊步徧郊外矣猝與賊遇賊先逼氏
以刀環築其姑欲威脅氏氏以身蔽姑且指所攜
裝資歛賊曰盡此橐以贖姑賊乃舍姑而持氏益
急氏給賊曰爾必欲我從當寬我徐行我一女子

耳爾衆如此我豈能逸乎賊手持稍懈氏緣濠行
數十步至閘下流湍急處氏目姑急擲所抱子姑
懷中奮身躍入水大呼天者再且顧姑曰母念我
幸撫此一點血我可含笑見趙姜兩先人於地下
矣賊出不意駭甚欲鈎致之水湍如駛俄頃屍隨
流疾去里許賊遂置其姑而去嗟乎氏之智而勇
仁而決其丈夫女子哉死後四日姜君聞之由閘
隨流覓屍至華家莊於淤漩處屍伏不行乃得之
時炎暑甚烈婦面色如生無幾微改表裏衣俱密
縫如績蓋其志素定久矣年二十有六此八月一

日事也其鄉人見者無不流涕共義襄其棺殮即
淺葬於蔡家灣姜君痛之終身不再娶姜君名廷
貴字君肇其上世有顯人姜君習醫有名子闢齊
即烈婦所抱襁褓兒也世業醫益工有孫三人
論曰人生不幸遭顛沛之世其碌碌隨流者固無
論至婦人以節顯亦所在而有然如姜烈婦智而
能勇仁而能斷以予耳目所及蓋綦難矣予聞之
其里中人云烈婦平日和順婉容無疾言遽色乃
臨大難當大節毅然浩然從容赴義非義精仁熟
者能之乎明乎此可以論人可以論世矣

項母鍾曹兩孺人合傳

鍾氏孺人嘉興人考鎮江知府西星公母孫氏尚
書簡肅公從孫女適太學生項諱德達字秦望墨
林公第六子也孺人爲女時以孝著年十七歸秦
望君墨林公已即世孺人事寡姑黎太君一如事
其母每事能爲其難黎太君茹齋孺人亦茹齋太
君奉釋教惟謹孺人亦謹奉釋教不使稍有異同
其嗜好盡志養性澹泊不事華飾祭祀即瑣節必
躬親無忽生子三聖謨嘉謨聲表側室曹生子一
諱徽謨孺人鞠之無幾微間曹氏嘉興人年十五

歸秦望君黎太君歿曹事鍾孺人如黎太君鍾孺人之撫曹如同體秦望君之歿也鍾孺人年二十九曹孺人年二十五自墨林公以族望高名爲世宗雄於貲暨六子析箸秦望君行李門戶均而所受不能無少異兩孺人以孤嫠當造撫四子一女自襁褓而婚而嫁且教之皆能紹墨林公流風餘韻文章皆在人口誰之力也是時值明季里役之目曰白糧運戶曰里長曰現年項雖公望後徒藉虛名里役重沓等白屋兩孺人心力俱殫罄筋骨持門戶俾勿墜家風嗚呼難矣曹孺人先鍾孺

人卒年四十九鍾孺人卒年六十六明崇禎十七年里中舉兩孺人節孝當事以貞孝旌閭未及題請爲遺憾云

論曰有明中葉盛時墨林公以鐘鼎甲族優游文學翰墨之場享高名世望之如景星慶雲一傳之後遂有盛衰之感鍾曹兩孺人以熒熒孤寡持門戶教其子皆能不墜其先人是匪獨節懋也蓋其才其德皆有過人者可以爲教家者風矣

姚母萬孺人傳

姚母萬氏嘉興人父文學諱祚亨字雪城孺人秉性至孝甫離襁褓即如成人事父母克盡禮如子宗黨咸屬目之曰是女不但為家門光他日其為世女宗乎時雪城君與姚君楚蘭世好也楚蘭君有子諱佺字質菴早歲有異質風度適上軒舉奕奕雪城君見之曰此吾快婿也即以孺人字之兩姓俱以為得人孺人既歸姚舅楚蘭君已卒事寡姑即以所事母者事之姑喜甚謂質菴曰吾不獨為爾得佳婦也吾更得一中饋矣始吾謂新婦以

德勝也既觀其遇事接物大小必稱而止今而後
吾可優游含飴以待老矣於是悉以家事任之綱
舉目張不獨以中饋任也質菴好讀書不妄交遊
非素心人不能窺其室同好者至則啜茗焚香酌
酒一盃椀間孺人從中皆有尺度孺人每謂質菴
曰世有酒肉兄弟相徵逐者匪獨敗而德亦吾中
饋羞也必若君之交素懷澹泊以古道自處者即
酒食是議吾庶幾不忝為中饋而君亦得益勉於
道義矣用是質菴益以不妄交遊為名其質菴固
高世遠俗乎亦孺人之有以佐之也孺人歸姚後

姑王孺人早卒孺人督家政益理時時念其父母
同孺慕并勗其兄弟以有成生一子名元臣字虞
功卒年四十一卒之日宗戚內外無不咨嗟出涕
者咸曰吾黨失一女鑑矣

論曰予蓋晚年得交以君質菴予與質菴係戚屬
而交顧晚者則以予久僕僕塵埃中未得入質菴
之室也質菴自是元亮天隨一輩人其嗣虞功溫
雅質直時時泣涕道母孺人之德之才而享年不
永余深歎其一門之內秩然於禮可以為有家者
法即次虞功之語以紀之為傳

寶應兩不妒婦傳

湯氏諸生廷彝女處士喬出塵妻也以淑德不妒稱里中歸喬之三日卽謂處士曰我聞古者妻與妾竝稱有妻必有妾我嘗慕其事君今有妻矣盍早圖妾處士聞言驚徐曰君何論之高而言之遽也湯曰不然夫娶妻所以爲似續計今世俗大約妻無子乃娶妾必俟之中年以後使中年娶妾而卽生子待子成立而父母老矣妾不卽生子而始他圖焉歲月遷延子未生而父母老矣若早娶妾使妻生子而妾亦生子子益多妻不生子而早得

妾以生子猶妻早生子也庸使皓首而歎鮮嗣乎
我女子耳不知書竊嘗聞家嚴君之言曰古者諸
侯娶婦必以姑姊妹娣姒若而人以媵之所以廣
嗣也君無忽焉頃之處士遭母憂服闋湯又趣之
娶妾於是處士前後所娶妾一再計當湯之爲夫
聘妾也於六禮惟命而誠以將之猶納子婦也妾
之入門也簫韶鼓吹燈火輿仗與夫牀第屏幃帷
幣流蘇之焜耀盥匱梳奩之纖悉必以身親之猶
嫁愛女也妾之初贄也禮稍降耦一等旁人相視
而嘻處士曰無乃過歟湯曰不然使若人他日生

子而有成必以今日之事爲美談我聞諸嚴君曰
禮以義起何謂過乎時周親咸在位聞湯言咸嗟
歎不置至有揮涕者後湯竟無子以卒終身以不
生子自疚爲喬氏祖先之罪人處士中年後湯未
卒時妾始生一子

顏氏儒醫姚德徵妻諸生懼之母也性至孝而能
推不妒之德以及人德徵家酷貧以醫常去其家
顏事孀姑竭力甘旨一日德徵冰阻淮上顏顧室
中無隔宿儲周視身外無一物乃解所着布絮襖
持往市易粟肉以進姑德徵歸訝其妻隆寒而衣

之單也而顏竟不以告久之顏有疾且革置棺衾
費白銀二十兩病尋已有親者物故向顏購所具
遂售之得金如其數里中有丁翁者德徵好友也
年已過中無子顏乃謂德徵曰盍以我粥具金爲
丁翁置婢乎徵曰如丁之媪乎顏曰需之乃治具
召媪媪至顏集兒女環列於前嬉笑歡甚媪歎曰
母兒女成行天也顏曰媪無慕焉能爲翁置妾亦
如是矣媪佯以貧辭顏曰媪無憂遂出前金贈媪
媪感動泣數行下果置婢生男四女一丁有兄亦
無子卽以次子繼之嗚呼若顏氏者能推其不妒

之德以及人而俾續其宗祀則又錫類之孝其難
矣哉

論曰女子以節稱女子德之首也然非女子之幸
也夫女子以節稱其間蓋有天焉有人焉出乎天
者其德性然也出乎人者蓋有不得不然之勢焉
若曰非是則喪女子之節而不可爲也若今天下
之婦人則羣然以妒爲德矣若曰非是則無所爲
有家者之事也其躬行夫妒也竟如布帛菽粟之
無一刻之可離於體也而人遂羣習而不察焉而
且安焉殆反以不妒者爲狂矣故吾謂婦人之節

處逆境而力行其德者也婦人之不妒處順境而安行其德者也力行者往往而有安行者千百中不能得一二焉今於邑中得不妒之婦人二其一能盡己者其一能推以及人而能化之者俱爲表而出之或曰婦人之德節之外固當推以孝以順以慈奈何以不妒稱首哉曰是不然其爲人也不妒未有不順乎夫者也能順乎夫未有不孝乎親者也能孝乎親未有不慈於下者也故不妒者婦德之本婦人得其本則孝順慈未有不克盡者卽有不幸未有不以節著者矣

陸節婦嚴氏傳

節婦嚴氏平湖諸生陸諱森立之子其暄之妻諸生嚴某之女也氏幼有至性善事父母嫻詩書工法書已而曰此非女子所急乃益習女紅勤弗輟佐其母中饋事事如母意母恆歎曰使女而男我嚴氏復何憂乎年十九歸陸氏陸氏子兄弟六七人氏於諸姑娣姒妯娌間肩摩踵相錯也氏接之無不得其和雍雍愉愉行止爲宗黨所歎慕陸氏子刻苦爲學氏之始歸也陸氏子即得羸疾漸不起氏盡心起居湯藥無間晝夜姑慰之曰自而之

來也不謂我子遭此疾而之勤於所事者亦已至矣而體亦素羸且有妊行及期盍亦保愛以自全乎徒爲兩誤無益氏泣數行下終不能已無何氏產一女困頓牀篲陸氏子病益急父母遷其寢與氏稍遠使無達氏視聽氏以不能親湯藥數欲躑躅強起力憊不能時時遣婢探之越兩日陸氏子卒氏仍遣婢訊父母恐大傷氏心囑婢使無言但曰病良已氏數數遣婢來婢荅如前久之氏疑甚詰婢婢不能隱以實告氏長號數聲自投於牀遂勺水不入口三日而卒見者聞者無不揮淚氏歸

陸僅一歲陸氏子卒氏亦隨卒所產女數月亦殤論曰我嘗聞之陸氏族黨曰自婦之來歸也內外宗戚左右上下無間言蓋其性之所植爲女然爲婦無不然伉儷一年夫亡而身殉之節操出於至性孝以始之節以終之從容出自一少年女子嗚呼其難矣哉

已畦集卷之二十

祭周子潔文

吳江葉燮 星期

嗚呼人之生死其修短延促固有命係乎天非人力所得而為之者也乃其間有人所欲為而天遂因其所欲為之志而遂助之而相之故有可以無死而天故相其死以成其忠則亦有可以死而天故相其生以成其孝惟志所存在忠孝而天亦從而聽命焉其死其生可以無媿矣昔先生之尊人忠介公之死於忠也為國擊奸而捐其生此可以

死也然當是時逆閹雖毒痛四海忠介適家居無官守言責揆之事理似可無死也忠介目覩大奸擅國宗社幾危而鄙夫之徒肆張其焰非捐軀以力砥之則禍且不止即死不足濟亦自靖其心已矣忠介之可以無死而必死者亦猶楊忠愍公之死於奸相嵩也嵩之奸差減於逆閹而忠愍官在兵曹擊奸請劔非其職也似可以無死而忠愍死之百年之間忠介有同揆矣忠介公既盡節是時子潔先生居覆巢之下罔極奇酷荼苦飄搖殆無生理先生於此時似可以死者一既久之風波橫

流事變百出先生無一日不以忠介爲心則無一日不蹈忠介之危而履忠介之節簿書桁楊危哉箕子之貞乎先生於此時似可以死者又一吾嘗反覆爲設身處地以思之夫以遺大投艱之身一死則先公之緒何以繼一死則後人之業何以啓經權大小當必有辨於是歷貧賤患難椎心瀝膽之中一步一息不敢忘父母以忘此身而天於是乎憐其心哀其節以左右克相之保佑之以永其耆頤之壽使後之人濟濟而獲垂裕之休此先生之可以死者再而卒能不死克完其孝以述其忠

已酉集 卷二十一
也嗚呼哀哉追憶先生於明季避地余家分湖之濱時余年十九視先生爲十年以長先生時時過敝廬所與偕來者爲桐城方密之京口錢開少兩先生予不敢鴈行先生不我棄訂交焉自是以後滄桑屢易迄今五十四年中時與令嗣明揚明星兩兄朝夕過從余交在紀羣之間見先生能固窮守已其骨堅其行篤以其身爲鄉黨後生典型表式使忠介公之流風餘韻時時在人耳目間年登大耋揮手長辭亦可以慰而無憾矣乎然人以先生之德何遂不可躋百年而僅僅未及九十然亦

可含笑九原以復命於忠介公矣嗚呼尚饗

祭在昔開士文

某年月日方外友葉燮以清醴一尊茗茗一甌告於在昔開士之靈曰嗚呼在昔子何爲而死耶今之衲其衣而髡其頂妄踞南座以號於人而稱師曾無墨瀋信口嚙語拾禪家一二剩吻以自誇者曾不若子之惠休片語下筆如有神也其敷座而談教乘勦襲註疏絕無心得依樣胡盧者曾不若子之長城五言隻語彈丸膾炙人口也以子之才亦旣充之以學何遽不可如貫休齊己皎然輩以子之瀟灑曾襟寓情物外何遽不可如參寥辨才

輩也子蕭然一瓢托跡古寺不欲效乞食輩日奔走闌闌中即飢驅迫切終不去寄迹兔園一冊以餬其口今子之歿也子之徒罄簡子所遺之瓶鉢祇餘三十八文舊衲質券數紙此外竝無粒粟寸布值半銖寸錢之物此其人爲何如人其懷何如懷耶方外之徒原無所論於壽命之延促然世之可以即死而不死者千百其羣可以未死而即奄然長謝者子何獨罹其酷也子之從予游且十年矣子之學詩發憤直欲凌古人與予或月一見子詩必一小進或經年一見子詩必一大進吾嘗謂

子使天假以年竟可獨立爲古今方外詩人之冠將毋天之忌子年未五十而竟死耶此真風雅之缺陷能不拊膺而揮淚耶子之同學聞子之歿也無不頓足長歔僉謂詩道賴以干城而今者長夜何時旦耶行將搜子遺稿亟梓之行世此亦詩教盛衰之所係一以慰子之寂靈一以慰同學之永懷也嗚呼靈其知之

已畦集卷之二十一目錄

雜著

紫石山畱雲菴募修引

募修龍山塘橋引 俗名跨塘橋

大覺菴募造水陸像引

嚴州重建開元寺引

來鶴菴乞米引

吳廬說

懷軒說

吳江邑志定本或問

六

建齋經寶閣疏

募修薦福寺引

朗涵開士乞食引

市見齋說

已畦集卷之二十一

紫石山畱雲菴募修引

吳江葉燮 星期

二氏之學儒者每斥而不道乃釋氏之微言往往無害於儒者之言性而果報之說則又類於儒者福善禍淫之說也此不特無害於儒家之體且無害於儒家之用矣道家之說釋氏又斥而不道而道家又每援釋氏果報之說以徵其感應之事是道不能援釋之體而似乎援釋之用矣予嘗評二氏之學釋之大旨曰無生道之大旨曰不死無生

者是不生滅絕對待法不死者是邊畔語爲對待法其爲體之淺深固已灼然乃徐攷其用則實有出於一者道家有呂純陽每以度人爲汲汲世稱其現神通變化引人以入其道此何異釋氏所稱普門大士十四無畏三十二應乎是其爲用之不能有甚殊也道家有一粒粟中藏世界之語此何異釋氏之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乎然則二氏之爲體亦未始有甚殊也故今者釋氏之宮往往有列純陽者而道家之宮往往設立大士此雖俗夫鄙人之見亦所以知其說之相

類而相通反而求之終無戾乎福善禍淫之說而已郡之西紫石山山有雷雲菴爲釋氏之宮菴內有純陽閣其徒均肅將而奉之固不能辨其異同也若曰吾偕崇而振興之終以興起人爲善之意而已矣斯意也不但無害於二氏且并無害於儒者福善禍淫之說者也菴始於宋興於明季迄今五十餘年且邛矣住僧序章思整葺之勸好善者之助余故爲之推原其說以鼓人爲善之念此不無有同心者歟

募脩跨塘橋引

蘇郡城諸山鄉皆在吳縣西南境由胥門西行十里爲橫塘又西十里爲跨塘又西六里爲木瀆鎮由木瀆西三十里至光福鄧尉諸山在焉自郡城至光福咸塘路兼水陸由木瀆西南行十里至胥口出太湖五十里至洞庭兩山行者必從水而跨塘者實兩道水陸之中又自跨塘西南陸行二十里至橫涇又十五里至下保又南行渡太湖不數里至洞庭東山又自跨塘北陸行十五里至楓橋至支硎諸山蓋跨塘南北兩道皆通水然迂折舟

行頗艱故行者多從陸塘互東西而跨塘橋者實跨南北橋所由名也橋在吳縣境腹內爲諸山鄉鎮入城咽喉地水陸所必由橋從來久中圯明嘉靖時修到今逾百年橋又圯有不能旦暮勢是橋也舟過其下者日數百計人過其上者日數千計又無他道可繞出於是行者惴惴不自保足不敢前楫不敢鼓是不可不亟議脩也夫脩橋與建橋不同橋建則利不建則適同於未始有橋無害也橋圯而不脩而橋崩不以時則必至害人害舟其爲害不可言矣此仁人君子目擊之而惻然不能

已於中者也夫輿梁徒枉王政有所事然必待農隙寒沍之時而後庀工今於盛夏農務之月肆告邦人興起是役豈得已者哉亦孔之亟比於救焚拯溺而不能須臾緩矣敢告

大覺菴募造水陸聖像引

大覺住持三善上人喜作佛事種諸利益募建水陸諸聖衆像廣求施捨乞言於余余儒家言不談福報卽就上人而爲說法乃作是言一切衆生爲於諸相流轉生死幻力熾然無有窮極是故當知觀諸世間雖甚可愛終非我有旋生厭離爲厭離故是生喜捨厭離之至如去贅疣喜捨之至如與愛子薩埵王子捨身飼虎設於爾時作是思維我今捨身爲求福故爲住於相非清淨心是故捨離本非我有原無所弃云何有得得無所得是名真

捨我觀人心爲求福故而爲喜捨喜捨愈甚貪求
益滋佛言人身八萬四千衆多毛孔一一毛孔諸
蟲吮嚼以至命終人愛身命甘毳養適身旣肥澤
是又不淨心而種善根如樹敷華枝葉茂美爲有
根故而育是葉水漂旱爍根有時腐葉亦隨萎枝
葉恃根根復何恃是故當知從葉索根終無是處
不如卽用本所自植原無根樹此樹無根亦不受
根根旣不受葉於何有非不可受無處受故上人
布施請參斯義上人聞言起告居士居士此言非

勸布施爲障布施卽障卽勸其義云何余語上人
諦聽我說我觀世尊種種方便不住於法上根人
說離卽兩忘中根人說離卽互見衆生罔罔馳逐
五欲如飢念食如渴念飲世尊方便不阻食飲教
彼飢者勸之播種教彼渴者勸之掘泉播種得食
明不可奪掘泉得飲明不可劫是曰福報故諸福
事勸以利益利益旣得生歡喜心歡喜循環是生
厭惡厭惡旣萌是生喜捨故作佛事喜捨第一始
終方便歸於無有如觀自在凡諸有求應念卽至
圓通第一善哉上人亦復如是爲諸有情廣作佛

事造諸聖像種種供養是諸聖衆隨緣赴感悉厭
有情皆得飽滿飽滿既得生無上心捨無可捨得
無所得入清淨法普告長者今日大覺水陸大會
有能施者為能得此第一義諦

重建嚴州開元寺引

睦州陳尊宿實啓臨濟雲門兩宗之祖至草履退
寇雖宗風不尚神通然西域諸祖往往以神力現
此真不思議境界也臨濟雲門二祖尊宿實開之
而不在嗣法之列嗣法者為陳尚書操故止稱尊
宿然於承先啓後之功可與從上六祖並矣今嚴
州古睦州也武定門外開元寺為尊宿舊道場雲
門偃曾於此叅悟處也寺興廢不恆重建於宋元
符間明洪武中燬止存寺基未有能興之者今某
上人見祖庭久廢慨然思復興之其志大其功浩

博而事維艱敢以告之同心有能於一念中建梵
刹竟吾知草履神力當復現矣

來鶴菴乞米引

支硎山麓之左半里許有招提曰來鶴華頂仁叟
禪師示寂處也仁公嗣法西堂存谷上人實繼席
於此仁公道法甚高而不事世法故其所至所住
恆苦饑今存老嗣仁公之道法并嗣仁公之饑法
此亦無如何而不得不告諸檀護為乞食計也夫
法門所貴者為獅為象未嘗聞鶴也今存老之居
乃標鶴之來鶴清虛羽化之物其來何居既來則
并不能無需於飼鶴之糧此又來鶴之第二義也
敢告十方善信檀護大德長者不使存老雜用心

已田集 卷二十一
於趙州粥飯二時外則存老與鶴俱得優游於長
林豐草之間仁公亦當含笑於長寂光中矣敢書
此語以爲勸

吳廬說

持身入世之道惟有才者爲難有才而不遇於時
者爲尤難何者人負其才謂可無所不就而竟不
得一遇卽遇而或不得盡展其才則磊落不平之
氣蓄於中必見於外甚且爲亢爲激以取戾於身
世古之才人蹈此者不可勝舉此質人嚴君所以
有和平守吳之訓臨終以訓其子乘六也質人少
負高才暨兩弟辰臣覽民俱以文章才品有盛名
人咸謂嚴氏三昆必且大見於世已覽民僅以初
授中書一官卒於 都辰臣得一第未仕卒於家

質人尚無恙亦已老矣見兩弟之有才雖遇而不獲展也自顧且老僅以明經終回念生平必有磊落不平之氣發見於晦冥風雨之幾微者惟質人自知之耳雖然質人學道者也既晚而閱歷深體驗至而後知凡此者皆血氣之爲乃盡消其磊落不平之氣淡有得於和平守吳之旨曉然身世之故其道爲如是也乘六之才能繼其父者也承是訓以名其廬推斯志也凡有才而所處未必卽得者可以怨尤俱泯無入不自得矣

懷軒說

人生與世接要不能與世爲漠然不相關之人既相關則人不能忘乎我而我亦不能忘乎人不能忘者其中必有所繫要在本乎情而歸乎道大在倫常細在酬酢萬變無處無物不然明發則不忘其親夙夜則不忘其君好逮則不忘乎夫婦終鮮則不忘乎兄弟蒹葭白露則不忘乎朋友皆情之正也卽道也有其情而不能忘則爲懷陶元亮詩良苗亦懷新又曰木欣欣以向榮欣欣以向懷之甚矣草木且然况於人身世之故乎沈子蒼舒肝

膽意氣中人也。要爲當世有情人。蒼舒有所不忘者。而寄之於懷。懷之所寄。廣亦不能不有所專。君子當觀其志矣。蒼舒令兄子佩。與余爲東髮道義交。子佩蓋多情而善懷者。早成進士。遠宦中州。一令卒已二十年。常令人懷之不忘。蒼舒善懷如其兄。以懷名所居軒斯志也。抑亦有所托而然耶。命余爲之說。遂書以贈之。

邑志定本或問

或問於余曰。日者明府郭公之修輯邑志也。先生實與是役矣。大抵全本增損。莫徐二志續者。悉本松陵文徵一書。此書爲故潘君力田所著。乃攘人之善爲已有。而又拚作者之名。得毋謂潘君獲罪本朝。用其言而廢其人耶。

本朝崇寬大之政。凡明季封疆死事之臣。各爲其主者。史例不削。得不諱。今用其書而沒其名。抑有說乎。余曰。吁。何子胥之無識。而言之陋也。夫志者。志一方之事。志於邑。則細已甚。然卽一邑之史。而

國史之權輿也操觚者豈能取之於曾臆必資之聞見而徵之他人之記載今志吾邑在前則本莫徐二志續則取之文徵此書得之故友朱君愚菴愚菴於此書並未明言潘君所著此於凡例中言文徵爲愚菴之書表而出之未嘗揜爲已有也且潘君之事豈得比例於明季諸臣哉

本朝寬大謂明季諸臣各爲其主

命史局不諱而傳述之此卽漢祖斬丁公封季布意所以垂勸後世之爲人臣者以作忠至深切也潘君以言語文章之過獲戾

本朝罹於常典非各爲其主者比也夫子曰不以人廢言謂人則非而言則是潘君以言語文章獲大戾而仍用其言語文章顯著其人以垂信得無近於春秋之將乎子必且曰如是則當并不用其言語文章矣何以用之而復諱之用之則罔諱之則欺殊不知潘君之書豈一一取之曾臆而成者乎公則取之實錄及先正記載私則取之各家傳誌銘文集以成書潘君之言語文章天下之有耳目者共見共聞之言語文章也非潘君之所獨得而私者也潘君集天下之言以屬稿愚菴集潘君

之言以成書今又集愚菴之言以成志使有人更
集此志以成書則又爲他人之文矣獨沾沾係之
潘君何所見之不廣也故不但不著其人實亦未
嘗用其言也何罔與欺之有且凡著作之文則不
可襲他人者以爲已有而志者其事也古今歷歷
實據之事若以爲曾有人述之遂闕其文而不敢
復述乎抑舍之而更撫他事以取不信乎歷遯史
家類採前人之文載其言未有著其人者司馬遷
引用左國之文動數千言未嘗加以左國某某之
名班固於史記亦然他如范曄後漢書及唐初所

撰晉書俱集前人記載之作李延壽合宋齊梁陳
北魏周齊書爲南北史曾一一著前人之名於簡
端乎吾夫子亦因魯史以成春秋可言夫子捨魯
史以爲已有乎子何不察之甚也或曰先生之論
是矣何以邑人羣然譽屈生所爲之志而不與郭
明府所纂之定本者其說安在余曰從來立言垂
不朽者未聞以邑志而行天下得不朽者也康對
山武功志人頗稱之然文章家未嘗屈指對山信
乎文之工拙不在志志之工拙豈在與屈生較乎
凡物各以其類相鳴和韓昌黎平淮西碑摧於當

時而文冠千古段碑奉詔改作今無有稱之者又毛穎傳當時極詆毀之文章固不以悅俗人之耳目爲佳退之亦云吾文小稱意人必小怪之大稱意人亦必大怪之定本一書吾猶愧未能獲時人之大怪也夫文章一道原無盡境不與定本亦何敢不謂然然使與屈生絜長量短則屈生之才之學之品固已稔聞於遠近矣乃與之較得毋與貴育競揖讓與無鹽角粉黛乎亦非其類矣今有人斥薰之香以爲臭安知天下不更有香於薰者薰亦何辭今斥薰而進蜣螂之丸以爲香與之別白

積善律院募建藏經寶閣疏

人有恆言曰佛法夫佛與法釋所稱爲三寶之二也然則佛與法各自爲寶似未嘗混而一之然究未嘗岐而二之者也惟法爲佛之所以流傳惟佛爲法之所以根柢昔世尊之初降生也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此世尊開口宣言之第一句爲法之所自生及世尊之將入寂滅也拈花以授迦葉尊者曰我有正法眼藏以付汝此世尊寂滅末後之終一句爲法之所自結第一句以前竝未嘗有法末一句以後亦竝未嘗有法二句之中間則世尊

五時說法三藏十二部教乘也然世尊有言我四十九年未嘗說一字斯言也與拈花之旨未嘗不同蓋謂我法不在言詮之教也然其後西天諸祖如龍樹馬鳴諸大師俱處等覺之位無不弘論廣說發明教典豈得謂不在言詮者乎自達磨初祖西來有教外別傳之心印不立文字掃盡語言然以楞伽四卷爲傳心之要又何嘗廢言詮乎歷來五宗若離若合各立門庭大約於教俱有陽違陰奉之意所謂用權以開隱實以遮者也傳之既久賢愚混淆有一種不知宗與教爲何物俯視一切

抹倒教典謂此小乘講說家何足言稽其實無論宗旨其曾次如漆即教典俱不知其名目何況其中之指趣一盲引衆盲如此者比比而是無論禪宗掃地而教典亦受其塗毒矣居今末法之時思昌明我佛大法者當弘宣我佛之教典使諸闡提盡得聞所未聞是即上報佛恩矣積善律院碧公和尚弘秉毘尼模範後學叢林莊嚴爲吳下冠而大藏全部尚缺奉貯之所費廣歲儉營建不易有大長者顧明卿居士慨然爲首倡計所費千有餘金力難獨任請碧公轉募五百餘金此外明卿獨

任更虔懇十方善信檀那宰官長者協助勝因勝果圓滿成就寶閣九楹供養全藏將世尊四十九年之妙諦和盤托出西天東土歷代禪教諸祖師尊者得一一證明其中會得此意即世尊四十九年未曾說一字之義而魔外之徒當亦頭破七分者矣謹啓

募修薦福寺大殿疏引

蘇郡諸山自郡城迤西六十餘里其間名藍望刹星羅碁布其去城最近者爲楞伽山迤西山峰漸高其陽號踞湖山其陰號九龍塢東西綿亙二十餘里土山确磈無茂林修竹之勝叢林梵宇營建稀少僅於山之北麓有薦福禪寺地旣僻非孔道而禪寺規制簡樸騷人游士鮮有停驂而陟訪者然其實宜爲修道之侶所居空山寂歷固其所矣蓋與世趣漸遠與禪悅爲近也寺創造之始或曰孫赤烏年或曰梁天監年無碑版的據大約非唐

已酉集 卷二十一 二子草堂
以後之所建立相傳錢氏據有江南時曾有賜額亦無可稽千餘年間寺興廢不一順治庚寅歲始一修葺鐘魚如舊近歲爲海風摧拉殿幾傾覆幸而僅存若不早圖將委諸莽寺之老成舊宿爲維實開士不忍千年之蹟竟付之免葵燕麥也誓願重葺而修整之歲儉力餒於萬不獲已中啓告樂善長者倘能以復古種福爲希有事當必有感其誠而慨然應其請者

朗涵開士乞食引

郡城東偏大乘菴歷數百年來菴僧以佛事爲應酬藉此以食其業也捨其業則立槁雖欲向上學道勢有不能所謂世諦也開士朗涵奮然思修出世諦往弁山叅龍華頻吉和尚終百日制期叅馬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句頗有省朗涵旣終期歸菴覺此心此境全不相應世諦出世諦截然兩塗謀食則斷不能謀道此理萬不可謀道則斷不能謀食此事萬不可理事法界兩障礙將若何謀於橫山居士請其方居士曰香巖潛居六年而悟

擊竹高峰絕人四載而出死關二尊者豈絕粒不食者即世尊受乳糜之供而成正覺由比言之則凡學道者必有所以食之方是在有以相之者矣朗涵於是頓然發事理無礙心法世尊乞食之制懇里中檀護長者慨助學道之糧積累而計月得集米若干歲可得米若干出可爲叅訪津梁之費居則爲掩關禪定之資乃能專心以謀道矣夫成人之美固仁人君子之所樂爲者也朗涵藉此發大勇猛頓超毘盧之頂則一段大事因緣三世諸佛亦將同聲讚歎豈俗諦所可得而思議者與

市見齋說

古有稱朝隱者有稱市隱者謂士之隱也奚必深山茂林而後爲隱即朝與市其地則與世共見之地而人則世外之人也然予以謂朝之不可以稱隱也即市亦何可稱隱哉孟子曰得志則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夫不得志則人莫我知修身固然也見於世則非也修身而見於世是有心於世見豈可謂之隱哉吾宗有賢者仙源其人好學履道善吟詠多才藝家新安流寓吾吳奇窮鮮知交而好與當世極貧賤篤學之士游市一廛於

要離塚傍賣詩賣字賣秦漢篆刻甚精藉以餬其口吾觀仙源挾其才可以見當世而顧窮居闕闕之間人謂仙源蓋隱者流而不知其道之窮無處可以自見至以其區區藝事見之市上此真不得已藉此以見豈以市爲隱者耶予故於其所居之齋名之曰市見以市爲見君子於此有世道之慨焉使嚴君平復生不易是言矣

重修永福菴募引

福田利益之說爲近今世俗通尚緇徒之奔走四方摩肩接踵以此爲勝諦第一義而其中崇信者亦有賢有愚卽予亦不概抹其說雖然當分別觀之若無端興起肇建於茫無影響中不肖緇徒藉作福之說以佞口談佛事者固不足道若其地則古刹往昔住持稱名衲歷年旣久漸就坍塌則名藍高衲日就湮沒固有識者所傷心也蘇郡之楓江有永福菴創於元歷明而代有哲人且五百年於此矣古蹟芳規路人皆能言之今歷年久傾圮

日甚住持開士慎言有兔葵麥秀之感不能坐視
惟有哀告於十方大檀那興給孤長者之願使
此菴煥然仍其舊誠不世之盛舉也雖然古刹頽
廢是處皆有安能盡如其願然予謂既論其地又
當論其人若永福已往之僧固有可傳而今日住
持之慎言其人密修妙諦廣學能文可無愧於古
之辨才者假使今日因辨才而思龍井爲規復之
地世有子瞻當必合掌掀髯領袖一椽一瓦爲衆
檀那倡也敢以告之同好云

題慎言開士畫蘭冊

開士慎言善寫蘭并枯石叢篠石篠似坡老蘭似
仲姬慎言兼之可謂難矣予謂蘭當寫幽谷爲上
寫他處則不稱今慎言寫數十種晴風雨露暖雲
冷霰無不盡態極妍側正俯仰坡間竹下巖畔窓
前無不得其所如大士三十二應無一非蘭無一
非蘭之變相神化無方可稱絕藝慎言一一題咏
其上將勒之石慎言謝未遑也敢告之斷金之友
共襄韻事謹啟

已畦集卷之二十二

吳江葉燮 星期

題雪窗紀夢後

世間萬法不出事理二者惟事與理各各對待而成我與物真與幻悟與迷覺與夢皆對待也瞿曇氏有言心生則種種法生是也無我則無物無真則無幻無悟則無迷無覺則無夢無則俱無斯對待絕瞿曇氏又言心滅則種種法滅是也梓園程先生因雪而有感觸因感觸而有夢因夢而見僧因僧拍肩而覺因覺而得鶴此事理相因種種法

因心生而遞成對待者也既乃鶴見則夢亡安知
僧之不為鶴則覺亡安知鶴之不為我則物亡安
知我之不為鶴則我亡物我俱亡則悟亡安有迷
迷悟俱亡則真亡安有幻此事理之遞亡種種法
因心滅而遞絕對待者也先生深有契乎漆園化
蝶之旨而得吾儒無我之真適合乎瞿曇氏心滅
心生之妙究之我與雪僧與鶴離耶即耶此之謂
物化

乘龍鼎劇木題辭

詩三百篇之為經也說詩者謂其發乎情止乎禮
義故雖鄭衛之詩其始不正終則要歸乎正聖人
猶有取焉蓋發者發其端猶六義之有興以情發
端端見而情已謝由是循循以歸乎禮義猶為學
者之循序漸進棄故就新故君子以為無害若其
始也依乎情則以情為本求其止乎禮義則難矣
後世詩賦之家屢變而為詞曲原詞曲所由來先
依其情而後有其言於是言出而徵諸事事未必
應也遂憑空結撰無一可徵莫須有亡是公情與

事兩乖而欲其止乎禮義得乎於是淫詞邪說爲禮義之罪人是在所亟誣者耳京口姜子二公嗜古好奇之士也其習中眼中若有所不可者若有所欲吐者才情橫溢蓄於中而不能舒而爲硯壘往往借詞曲以寫之爲乘龍鼎劇本以寄其嘯傲事在南宋慶元嘉泰年間述呂氏兄弟直諫死竄始末其言如理宗之遜野龍潛侂冑之權奸誤國許趙之諂媚喪心金人之乘釁南牧以及趙希璠全保長諸逸事其大者確徵之史細者亦見於稗官無有爲亡是公者忠孝備唱隨完友恭得無非人心之正尚得謂爲發乎情者乎直可謂發乎禮義以止乎禮義者矣至其述京口之江山遡南徐之形勝千秋憑弔恍然在目昔人謂少陵之詩爲詩史余則謂姜子之詞爲詞志亦庶幾無媿於作者耶至其措辭都雅律呂精嚴尤爲倚聲家所推重此又姜子能事之餘而未足以窺姜子矣

題沈次山四時邨居詩後

天地間上下有古今橫旁有四時萬物人人所同也而不能有也者其惟一代獨立之詩人乎彼詩人曾中有千古目中有四時萬物能一一驅策之使令之以發我性情資我詠歌則直謂詩人之千古四時萬物而已矣次山今日詩人之獨立者也窮居滄海之濱破屋數椽被褐行吟今且年邁六十以老矣次山曰天能窮我以遇合而不能窮我以千古能窮我以飲食居處服御而不能窮我以所歷之四時所見所聞之萬物於是作為春

夏秋冬邨居詩百首而古今四時萬物之能事已盡天地至此而窮矣不知者以詩觀詩知者以道觀詩可也至其詩之工或謂之唐或謂之宋或謂之中州及元此皆庸人之論為第二義也

題山居圖

羅景綸山居吟世人無不以為得山居之樂能曲盡其事以余觀之此特老腐儒向鄉里人作解事語耳大凡居山貴得其意不在鋪敘其事而勞其心與身今觀其一日之中自卯至酉筆墨飲食行住坐卧一一繩以定課曾無片晷之寧此與在朝市間執手版持籌算者何異使日日如是一日不如是則此一日更何所為一日如是日日俱不如是則益可笑必如元亮詩悠然見南山太冲詩山水有清音其妙在意而未嘗有所事方為得其趣

耳無錫華君義逸以山水吟作圖分繪十幅不在
鋪敘其事而描寫得其意則一日可永千古一室
可盡大地此正是解人非鄉里俗子所能知也至
其筆墨之妙列之宋名家劉李間殆不可辨余家
去華君所居僅百里生平未嘗見其手蹟而稱道
其藝者猶未盡在人口然則華君名尚不足以副
其藝而其人有潛德余故樂得而道之

題王季子小善錄後

儒者之學不談三世謂其誕罔也然事之杳渺則
不可知而理實有不能誣者顏子之不遷怒貳過
而早夭後世亂賊之尤無過宋秦檜而極富貴壽
考以終苟不有三世之說則中人以下之為善者
疑矣吾觀王季子之循循於日用庸德之常殆希
顏子之好學者而年亦僅與之齊聞其垂歿數語
還生天界雖儒者疑之而吾以為斷有其事也王
季子之澹然寡慾嗜好無所撓其心殆釋氏所云
初果者流而自言僅生天界何耶然由色界而進

之無色界無不可見性而證於初地勿疑有為法而僅止於是也斯言也不能不為儒者所非予偶因聞所聞而題其小善錄後云季子之父名滌順治壬辰進士傷季子之亡而集其生平善行為小善錄也

跋祝京兆行書陸士衡文賦後

有明之世海內法書之家吾郡則文待詔祝京兆兩先生為首嘉隆間兩先生同時居同里交同好不獨書法各擅名其品望亦足為後生表式然待詔為人端方整潔似近於狷京兆則倜儻高致似近於狂故其書法頗似其品待詔隸書小楷銀鉤鐵畫無一筆苟京兆長於草書崩騰放逸飄飄有凌雲馭風之概各極所長竝行不悖世竝珍之不相奪也戊寅之秋予於老友金子亦陶家見京兆所書陸士衡文賦二千餘字展閱不勝睥眄其

書法兼隸與行端莊流動備有其勝譬猶泛駕逸羣之才而有步中和鸞之節變化因心無所不可生平所見京兆之書此為僅事可見賢者之執事固不可測矣亦陶高大父小溪公與京兆同時為好友京兆書此以贈因遂勒石其大父行禧公裝潢藏度傳之亦陶為世守之寶予展玩移時因歎古今之凡事與物苟所見有未備不可徒以一端輒輕議前人之所造即如京兆之書人徒見其排盪飄忽不知其整暇溫文神明規矩其可以管窺測前人之長短哉亦陶可以驕於海內

藏度法書之家矣

跋生壙圖

古來高人勝蹟必有詩文以記之圖畫以傳之如摩詰輞川晉卿西園他如此類者不一不過流風韻事藉為美談遂相矜為不朽然所云名教樂地可為誦法者則猶有間矣鳳羽胡翁之為桐圃生壙一時名士著作如雲亦既膾炙人口矣令嗣君斌菴倩名手復繪為圖崇岡稠林高下紆曲築堂臨流奇石夾道令人觸於目得於心不謂塵寰中有此可謂難矣鳳翁之構此圃也其逸致幽情固已高矣遠矣今斌菴之為此圖益彰其尊公之高

已田集 卷二十二
凡同人之詠其事記其地者不有此圖其又何以
徵之今展卷之餘喬松古柏參霄無際即以此爲
鳳翁千春之祝奚必三山芝草鳳舞鸞歌然後爲
得哉

題胡仲子風木吟冊

鳳羽胡君歿其同好諸友人以君生平懿行不能
邀邦典易名羣擬以貞逸二字概君之生平爰私
易名曰貞逸先生諸君子咸以爲當其嗣斌菴能
承乃考之志一息弗敢忘於貞逸小祥之辰覩先
人栝捲痛不能已其父執蔣曙來先生作詩稱之
斌菴依韻以荅并告諸長者世誼屬和其不朽其
親之意可謂至矣



巳田集

卷三十二

二

